

LIULANG CHANGJIANG

HAITIAN CHUBANSHE

WANG YUFEI

● 海天出版社

● 王渝飞 著



流浪长江

柳丁不愿看到施雪川这种破果一棒子，他要割
止她这种疯狂，他冲过去从后面紧紧抱住施雪
“你醒一醒，别这样，我是柳丁呀，没有人
能伤，你别这样。”
施雪川用很久的功夫抵抗，她才停止了哭
（每柳丁手臂上的伤口，^{伤口}痛得柳丁钻心，柳
丁又放，足足僵持了约莫十来分钟，施雪川下
来，非常疲倦地倒在他怀里，嘴里还不停的
絮叨说，只是声音小了許多，柳丁把施雪川扶到

流浪长江

(长篇小说)

王渝飞

海天出版社
中国·深圳

粤新登字 10 号

责任编辑 薛惠文

装帧设计 余 朋

流浪长江

王渝飞

海天出版社出版

(中国·深圳)

海天出版社发行 华太彩色印务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mm×1168mm 16 印张 350 千字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—80615—309—8/1·59

定价:18.00 元

追求，不仅仅是命运……

第一部

柳丁被关起来了。

重庆长江南岸的烟雨堡武斗指挥部，最近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桃色新闻，造反派的绝代美人施雪被一个十四岁的黑帮崽搞大了肚子。

这消息传开，谁都不相信。

然而，施雪和柳丁已被隔离审查确属事实。

这天晚上，临时成立的专案组的三个主要成员正式提审柳丁。

十一点钟，在烟雨堡武斗指挥部办公室，造反派团长袁宝善，政委伍光，作战部部长宋小勇三个人各怀心思地盯着被审对象柳丁，办公室很安静，只有老式座扇嘎嘎地响，柳丁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，有些怕。

审问由宋小勇开始。

“全部招出来，你要不说实话，明天别想站着出去，怎么勾上手的？”

宋小勇手里弄着一根抽人用的牛皮皮带，袁宝善一个劲地喝茶，两只眼睛在柳丁身上搜来搜去，伍光点上一支烟，若有所思

的样子抽着烟。

三个人都不相信罪魁祸首是柳丁，但是，都想从柳丁口中弄清那个人是谁，能躲过他们的眼皮干出这事，真是胆大包天。

施雪是造反派的绝代美人，不仅在这个地区，就是全市红卫兵总司令部也都称得上数一数二的人物。

袁宝善非常喜欢施雪，出入各种场合都要带上施雪，而且在施雪面前还表现出一种低三下四的丑态，造反派的弟兄们见状就瞎起哄。给施雪取了个外号，叫“司令”，言下之意可以调动一切。袁宝善只为讨好施雪，也不管打搅起哄，反正好玩，能哄住一个漂亮女人作陪，已很有艳福。他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的时候，还真想过娶这么一个女人当老婆。现在好了，一个早上醒来，突然发觉施雪被别人叼去了，天天跟着自己都没有看得住，这女人太狡猾，到嘴的肉没有吃上，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，他是一门心思想把对手给弄出来。

伍光心里有数，施雪招出柳丁是个烟幕，背后一定有鬼，找一个黑帮崽替罪太容易了，施雪要保护的这个人是谁？这柳丁也不知事情深浅，怎么问就怎么应。施雪玩的什么把戏？关注施雪还有一个原因，施雪是他从红卫兵总司令部带来的，是他的人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居然事先看不出一点苗头，现在与袁宝善一起追查情况，太被动，施雪心有二主，伍光感到脸上无光。他对审问不报希望，他一直在琢磨施雪所保护的人会不会是红卫兵司令部里他的上级，或者是更大的人物。

宋小勇喜欢施雪，最好的优势就是能指挥他那一帮弟兄们，他常借瞎起哄干扰袁宝善的好兴致，借此向施雪献殷勤，他利用袁宝善是粗人，心眼不多，话不多，依赖他在身边出谋划策的机会，频频向施雪卖乖。宋小勇是在水码头小巷子里长大的，污七八糟的话听得不少，很小就懂男女之间的事，在他所有冲动过的女人中，施雪是最令他勾魂的一个，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瞎起哄里，他

是下了狠心，一定要弄上手。现在的情况，心里气不打一处来，绿眉绿眼的瞪着，恨不得一口吞了柳丁。

审讯对于柳丁还很陌生，他怕这种形式，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，他还不能完全懂得把女人肚子搞大有多严重，他以为就象平时代别人顶替一次认错一样，既然别人要说是他，那就认吧，总得有人认，他已经过惯了黑帮崽的毫无出头之日的的生活，从一种诬陷到另一种侮辱，在他那幼稚的心灵中再也不感到羞耻。虽然他只有十四岁，但已过了两年孤独的漂泊生活，父母下放到很远的干校去劳动改造，他已经到了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境况。靠着一颗朦胧的心，在漆黑的生活中东撞西碰，父母的姓名是两条黑影，尾随着他，使他头顶灾难，阴影笼罩，在同辈的孩子中间，柳丁已习惯于被人当面吐口水，背后扔石头，他的脸上没有多少天真的欢笑，还没有成熟的心，就只有一点麻木，这一切，不是柳丁有什么过人的能耐，能够承受什么人生的屈辱和诽谤，而是在他看来，一切人间的不公平，不合理降临到他身上都是应该的，他的父母遇到这些没有反抗过，那么，他遇到这些也不可能去反抗，他抗不过这铁壁铜墙的堡垒。

为施雪承担麻烦，柳丁是乐意的，他对施雪印象很好，对他说话，从不因为是黑帮崽一凶二恶，她很漂亮，他喜欢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过道或楼梯角看施雪说话的样子，走路的样子，甚至什么事也不做的样子，他觉得施雪的一切与众不同，如果童话故事是真的，那么施雪就是童话中的公主，他愿意把她想得那么美，那么好，那么不同一般，在那种苦涩的日子里，这是柳丁唯一感到有趣的事。

世界上大概只有点头和回答“是”是最简单不过的了，就象一辆车开到了终点，什么事也就完了。最难的是摇头和回答“不是”，就柳丁小小的经历认为，这样会引出无限多的追问，挨打，辱骂，引火烧身。一口应诺，万事皆了。别人说：你他妈祖宗八

代都是黑帮，答：是，别人说：你他妈是个狗杂种，答：是，再大的火气也会消。如果回答“不是”后果就两样了，别人就会说：嗯，不承认，打，看他妈还硬不硬，打，朝死里打。结果自讨苦吃，伤了筋骨，破了皮，流了血，还没完。说“是”就是最好的保护伞，世上还有什么比承认自己坏透了更难的事，所以，提审柳丁时，他什么也没弄清就应承了下来。

审问没有激烈的交锋，伍光对这个孩子没有多大的兴趣，他起身开了紧闭的窗子，把闷热的空气放出去，三伏天的傍晚，没有凉意，只有破座扇不停地吹着热风。

宋小勇兴头没减，他心里明白，什么孩子，十四岁的小崽儿也能干那事，他自己十四岁就开始勾搭上码头上的野丫头干过那事，宋小勇看看袁宝善，见他火气仍大，也不手软。

“小狗日的，你和她干过几回？老实说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什么是，问你干了几回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装傻，日了几回？”

这些下流秽语，柳丁并不耳生，但是答什么还真不知道，他意识到不好骗下去。

“我问你，你要老实说，有一句假话，老子要你爬着出去。你说，第一回你小狗日的是怎么开始的，先摸那里，再干什么，是个什么样子都要说。”

伍光有点烦，又点了一支烟，看看宋小勇，又看看袁宝善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。袁宝善正找不到机会发泄他心中的愤怒，一听宋小勇的话，也觉得有意思，听点施雪的乐事也有趣，来了劲。

“老实给我回答，不准乱编。”

“先摸哪里，嗯，老子问你，小狗日的，先扯衣服，还是先拉裤子。”

“是……是衣……”

“嘿嘿嘿，行，还内行，知道发动发动，喂，摸到那里去了，包子大不大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没讲老实话，隔着衣服老子都看得出，是这号的大盅盅。”

宋小勇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圈，两只手伸开象从空中接住什么东西，然后紧紧地捏住，握成拳的手还不停的举在胸前晃动。脸上的肌肉也绷紧了，眼睛亮出一种凶残的光。袁宝善两大片厚嘴唇微微张开，好象准备吞下点什么。伍光盯着宋小勇，眼光中有一种厌恶感。为了讨袁宝善的欢心，宋小勇没有理会伍光的态度。

“小狗日的，在肉包子上啃了几口，舒不舒服呀？”

柳丁陷入到一种非常难堪的困窘之中，这次应诺顶罪错了，这种下流的事他决不干，也不会干。他后悔开始的承认，他羞于开口，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肩之中，全身燥热得汗水一股股地往下流。

“下面是你拉的裤子，还是她自己脱的，嗯，小狗日的，说话呀，老老实实的说，哪个先解皮带，内裤是哪个脱的，内裤是什么颜色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他妈的，给你点利害，你就服了。”

宋小勇举起手中的皮带狠狠地抽了柳丁两下，柳丁忙用双手护着头，宽宽的牛皮皮带打在上臂上，顿时留下两条红红的鞭痕，很痛，但柳丁没哭，也没掉眼泪。

“小狗日的，还装正经，全部都给我招出来，内裤是什么颜色？”

伍光显然不满意了，把袁宝善、宋小勇叫出去，有点责怪的意思对宋小勇说，

“问些什么，乱七八糟的。”

“伍政委，这可是审问技巧，这小狗日的要糊弄我们。”

“有这样问的吗？太过份了吧？”

“唉，人家公安机关审问强奸犯就是这样的，手摸了几下，谁解裤带都要问清楚，你看审到现在还不明不白的，老子不服，老子还没输过谁，老子就不信这黑帮崽是钢铁做的能守口如瓶，老子今天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问不出来，先关起来再说，可以调查嘛，自己坦白是一个方面，调查又是一个方面，再说施雪现在病情很重，有了结果也不适宜马上处理，还要上报红卫兵总司令部，在没有处理结果之前，还是一个组织的人，不要弄得太激烈了。”

宋小勇象被迎头泼了一瓢冷水，看着袁宝善，

“那怎么办？革命内部出了反革命是最危险的，不能心慈手软，要痛打落水狗。”

“是不是反革命要司令部来定，施雪参加红卫兵也有两年了，是造反派的元老了，应该有一定觉悟，在问题没有搞清之前，不要先下结论。”

“那小狗日的自己都承认了，还要怎么搞清，人赃俱在，只等法办。”

“不再说了，红卫兵的人由红卫兵总司令部定案，先关起来，我向司令部报告情况，袁团长你同不同意？”

袁宝善怎么答都不是个滋味，在理的话都被伍光讲完了，他天性不是读书人的对手，想不出个对应之策，觉得伍光讲的话由红卫兵司令部定案，戳了他的什么地方，又说说明，只好哼哼哈哈的点了头。

宋小勇不解气地抽了柳丁一皮带才把他放了，提审结束，什么结果也没有。

二

柳丁不能回家，被带到二楼黑帮分子住的大房子里。十几个被关押的黑帮还没睡，都坐在自己的地铺上，十几对目光在黑暗中都投向柳丁。柳丁想躺下，爬到黑帮们为这位新入伙的朋友打点的地铺上，一只大手轻轻地放在柳丁肩上，他下意识的抽搐了一下。

“打了哪里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借着窗外的月光，柳丁把打伤的手臂举起来，想看看火辣辣痛的伤口，月光不亮看不清楚，肖仁礼把柳丁拉在身边坐下。柳丁感到自己委屈，想申明自己的清白，甚至想大哭一场，但是，他没有，在黑帮大人中间，沉默是一种无限大的抑制力，曾使多少悲伤、痛苦化为沉默，在这群沉默的男人中间，柳丁感到了一点依靠。阶下囚的身份，使大家放弃了有关人格、尊严的要求，似乎不是人，不当是人的侮辱一走进这屋子，都成了合理的，屋外的世界颠倒黑白，屋里的世界颠倒罪恶。哪个人的冤屈、遭遇不是一潭深深的水，隐藏着讲不完的莫测高深的往事，明白的语言是讲不明白这些在劫难逃的罪恶，只好在这屋里沉默，栖息在黑帮屋里任人宰割。沉默慢慢地开始让柳丁平静，这一晚也静得特别的奇，没一点声响，打扇的听不到破扇的摇响声，抽烟的听不到吸烟的出气声，真正能听到的似乎只有心跳。

黑帮屋的窗上都没有玻璃，向外一望，野地里的山、荒坡在黑夜里的轮廓全都能见到，柳丁找着黑夜中的几点灯光，莫明奇妙的盯着它们。能抗拒黑夜的莫过于灯的能耐，但灯光不能赶走整个黑夜，在这黑色的世界里，仅几盏灯光，那种孤冷实在叫人寒心，与其这样到不如不见灯光的好，见不到孤冷的灯光，也就

想不起自己的忧伤。

烟雨堡指挥部一楼办公室还没有静下来，伍光和袁宝善两人在密谈，意见出现分歧，除了浓浓的刺鼻的烟味，再也品不出什么味。夜深了，长江上吹来了一点风，凉飕飕的，台灯把两个黑影放得很大，投在墙上，象两头顶撞的牛互不示弱。

袁宝善执意要把施雪打入反革命行列，要红卫兵组织开除她，作为黑帮予以关押。

伍光要缓解，他想摸清情况，如果是发生在红卫兵司令部高层人物身上的事，他不想交出施雪而丢了自己的前程。

“现在烟雨堡都传遍了，我这个团长还有什么光彩，在我眼皮下干出来的事，知道的说是施雪那骚货勾黑帮崽，不知道的还说是我干的，他妈的老子是两头够不着，两头都沾屎，不来个明白，我这个团长怎么当，弟兄们面前怎么交待。”

“我不是说不处理，弄清问题后再处理，给弟兄们说个明白不是很好吗？我们是一级组织，还要上报。”

“我给海棠溪指挥部报了，他们等我们拿出意见，已经明确表态支持我们。”

“红卫兵司令部呢？”

“哎呀，伍兄，都是造反派嘛，到了烟雨堡喝的是烟雨堡的水，就唱烟雨堡的歌，不要拿大司令部压我这个小连长，一压不就给压死了。”

“你别误会，我们都是想把事情办好，处理了一个人，她的组织上还不知道，这始终不太好吧，袁团长你手下的人不经你同意，别的人处理了你也不会服吧？”

伍光这一说到把袁宝善给难住了，谁惹了他的弟兄，他非带了人去摆平不可，决不允许别人在他头上拉屎拉尿，他不服的是，勾引施雪的男人钻了什么空子，一点风声都捕捉不到，象埋的定时炸弹，一爆炸搞得人措手不及。

“查也要查快点，他妈的身边的女人都被别人搞了，你我都成了大傻瓜。”

有人敲门，伍光走过去开门，女红卫兵王云香神色慌张的进来。

“快去……出事了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厕所……施雪在……自杀……快……”

“妈的，老子还没有找她算帐，她倒来劲了。”

袁宝善说完就冲出去了，伍光也跟出来。很快，烟雨堡上上下下的灯都亮了，人们匆匆忙忙的跑来跑去。黑帮屋里也很关心这栋小楼突然躁动的变化，有的探头窗外，有的贴耳门缝，在动静中判断、猜测发生的事情。守夜的造反派很忠于职守，不时地用手电筒朝黑帮屋照射，还毫无理由的粗声辱骂一阵，好象一有风吹草动，黑帮屋必然蠢蠢欲动，随时都会里应外合的搞反攻倒算。

烟雨堡这栋小楼没有厕所，厕所修在离小楼三十米处的小树林中，木架篾墙，外抹白石灰，双层房顶，造型不俗却有点孤冷。晚上在男女厕之间的隔墙上，吊一盏白炽灯，风吹灯摇，影影绰绰，很有点鬼气，胆小的人都要叫一个伴同行，行方便也成了一件事。厕所的后面是农民的苞谷地，人般高的苞谷苗常常闹出些让人怕的恐怖声。烟雨堡地势高，附近没有住家的农民，也不用担心遇上什么不明不白的人，都是搞武斗的人，有岗有哨，说怕，都是胆小的人自己吓自己编出来的鬼话。今晚可好，王云香给吓着了，造反派的弟兄们都给吓着了，施雪在厕所的房梁上套了根绳子，把自己挂了起来。

施雪的宿舍就在审问柳丁的办公室的楼上，审问柳丁的那些话她都听到了，宋小勇下流的逼供、拷打使她感到羞辱，抽打的皮带声象打在自己的身上发出，把对付反革命分子的那一套用来

对付她了，她愤恨。本来施雪发现自己有些异常反应，想请假回家看病，真走了也许就没有这回事了。可是，这段时间两派武斗升级，上边接二连三地下达紧急应战命令，还强行规定一条，任何撤退都是叛徒，造反两年了落个叛徒的名声实在划不算，她便硬撑下来，想熬过这场武斗再说。

这次武斗可不比往常的短暂交锋，对立派为了声援建设兵工厂，计划控制长江水域，扬言拔掉所有的江岸据点，并称已组建了一支舰队，一个要拔掉，一个要固守，双方箭拔弩张，互不示弱。

烟雨堡指挥部属于被拔的钉子之列。施雪也想经历这种大的战斗场面，为自己的红卫兵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。她投入了这场武斗，她跟着袁宝善、伍光出入各种作战会议，兵力调遣会议，弹药分配会议，她不是核心，但围着核心转，有一种强大的磁力紧紧地吸引了她，她忘了自己的一切，忍受着难过的生理反应，跑前跑后，在受重用的程度上，她已经取代了宋小勇，成了烟雨堡的第三号人物，“司令”的外号越喊越响。“8·15”长江海战这天，两颗炸弹炸得烟雨堡的人晕头转向，为了狙击对方的军舰，烟雨堡所有的轻重武器全部出动，施雪也拖了一挺轻机枪干起来。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她流产了，下身出血不止，她昏倒在战壕里，被抬下了火线，送进了医院。

施雪也被这突然的处境弄得很狼狈，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她要求回家，遭到拒绝，三翻五次地找她谈话，要她交待凶手，要她说出真象。她知道引火烧身了，还没有认真考虑好对策，已经陷入是非的圈子里拔不出来，她有一点很清楚，什么也不能讲，不仅是一个女孩子的秘密，还牵涉到另一个人的命运，要由她自己来承担这一切。在她被轮番地纠缠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她避开所有熟悉的面孔，在陌生的人里面寻找替罪羊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说出是柳丁，一个难以让人相信的事实，谜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。

想到柳丁，施雪想得很简单，哄过几天，只要她能回家一切都可以抛开不管，大不了不再回烟雨堡就是了，回红卫兵总司令部什么地方不留人。柳丁是个孩子，不会把他怎么样的，对自己也毫无损害，她一心想的是回家，只要能躲过烟雨堡就万事大吉。

实际上，并不象她想的那样简单，她看出来烟雨堡的这三个头没有放过她，也没有放过柳丁这个孩子。把她当成反革命分子在隔离监视，对她诱供，对柳丁逼供，想造成一种事实。下流的审问让她感到羞耻，无地自容。同宿舍的王元香象丢了魂似的守着她，那双眼睛又告诉施雪，王元香在监视她。她想一个人呆着，几乎是下命令要王元香离开宿舍，王元香无奈的退出去了，整栋楼象死一般的寂静。袁宝善凶恨的眼光，伍光冷淡的表情，宋小勇阴险的笑声……她象囚犯。

她盼望着回家，可她回不去，谁都没有放过她。

审完柳丁后，宋小勇到施雪宿舍里来，带着几分下流的口气对施雪说：

“你那情人的嘴很硬，什么也不说，实际上你最清楚，他能说出什么来，黄瓜没起蒂蒂，搞女人他八字还没一撇呢，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。”

“流氓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我流氓？我流氓？好了，别争了，你我都不是好东西，把自己说得那么纯洁干什么，你我都是过来人，口封那么紧干什么，什么事不好商量……”

“你给我滚！”

“别发火，小兄弟是为你好，要找个替罪羊也要找对人，那个小狗日的东西谁都不相信，性质也变了，他妈的黑崽子不是越搅越乱吗？不嫌弃我，我可以承担这事，一句话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这边就什么事也没了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愿为你赴汤蹈火，别说一个名声，就是我这条命也愿意献出……”

“王元香，王元香！”

“别喊，别喊，我走，马上走，行了吧，我只说一声，那小狗日的可不是我的下饭菜，装什么正经不就那么回事吗。”

施雪感到大祸来临，她牵连了别人，柳丁是无辜的，自己如果就这样被打成了反革命也是天大的冤枉。她不能这样任人侮辱，关押，两年的革命造反史就这样一笔勾销，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，没有出头的日子，她想到死，想到结束生命，然后就发生了施雪到厕所寻短见的事。

三

施雪醒来的时候，躺在一间有家俱的房子里的宽敞的大床上，她头昏沉沉的，并不熟悉这个环境，柳丁楞楞的坐在离床边不远的一张椅子上，神情非常冷淡的看着她。

“你……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家。”

“谁叫来你家的？”

“你们。”

“……”

施雪又闭上眼睛，回到她那昏浊的世界里去了。

施雪自杀未遂，惊怕了烟雨堡指挥部的两个头，他们怕出人命，把事闹大。伍光还没弄清施雪想保的是什么人，这是条什么线，不敢妄下结论。袁宝善一心想抢功往上爬，不光彩的事不想传出来，既然人也救活过来，就来个缓兵之计。宋小勇出了个主意，让施雪住到柳丁家，让柳丁看护，一来省了大家怕沾惹上麻烦的嫌疑，二来让施雪和柳丁去当情人，他们想看施雪的笑话，让她自己出丑。柳丁家在烟雨堡指挥部的二楼，本来想借来做指挥部办公室，因上边一直没批烟雨堡指挥部的级别，按什么方式扩

大拿不出方案，现在仍然是临时副连级编制，算江岸的一个据点，以前是看押黑帮的地方，现在仍然有黑帮住这儿。因为房子老，是土墙楼房怕不坚固，一直没定是不是当武斗指挥部用，里面的住家户也没让全搬，柳丁家因父母下放到干校，屋里长期是柳丁一个人，没有认为碍眼，也就留了下来。住在这样一个黑帮家里，施雪也就该知道自己的处境了，那个真正的男人不怕不出来，关上十天半月不行，那就半年一年。

施雪已经昏睡了两天，脸色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，全靠喂一点汤水，柳丁见她醒了，就把一碗稀饭端过去。交给柳丁的任务是，看护照料施雪，不能再出现自杀情况。

柳丁出于一种厌恶感，不想对施雪开口说话，他端着饭碗，想等她睁开眼睛时自己看到，过了约莫十几分钟，施雪没一点反应，柳丁又把饭碗放回桌上，施雪在床上讲话了。

“倒点温开水给我。”

柳丁倒了一杯水递过去，施雪很费劲地撑起身体，端起杯子。

“放点盐，嘴没味。”

放好盐后，用筷子搅了搅，再递给施雪，顺便把几粒药也递过去，施雪什么也没问，抓在手上就往嘴里塞，然后把一杯水全喝光了，再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眼睛看着天花板。

“你走吧。”

柳丁看着头发蓬乱的施雪，没有动。

“叫你走，我不需要人在我这儿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你走吧！”

“这是我家。”

“那是该我走了。”

说着施雪就要起身，可身体很疲乏，四肢无力，柳丁忙说：